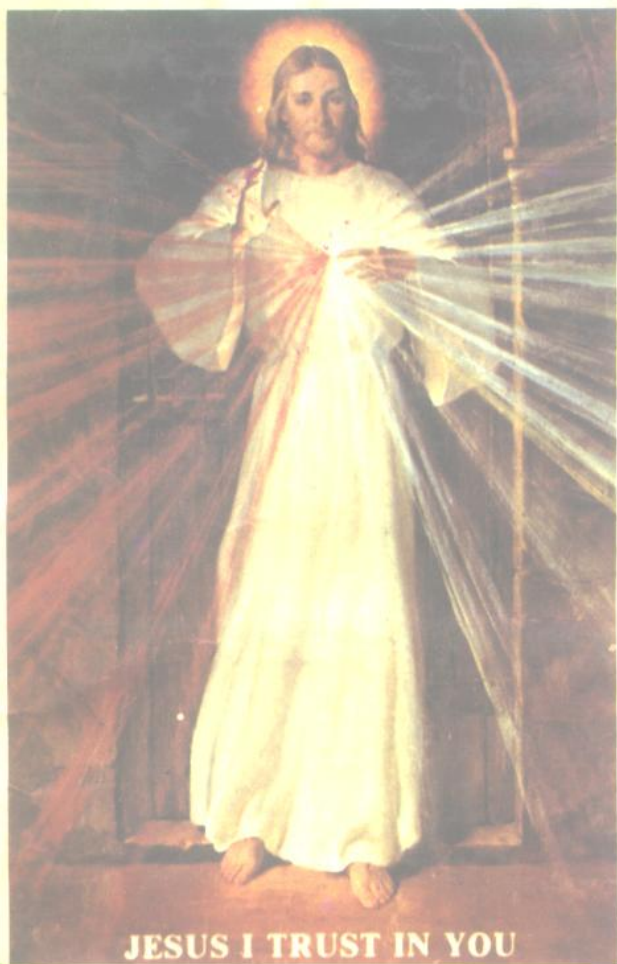


YESU ZHUAN

● 赵紫宸 著



耶 稣 传

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B 176.31.

0221/29

耶 稣 传

赵紫宸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南浦

耶稣传

赵紫宸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)

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8.5 字数170千

1988年12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2次印刷

印数20,001—30,000

ISBN 7-80515-287-X/I·29

定价：2.80元

重印说明

本书系赵紫宸先生(1888—1979)写的一部历史传记。赵先生著作等身,但其中有两部传记极为精彩,一部是《圣保罗传》,一部就是《耶稣传》了。

自从基督教流传世界,各国多有耶稣传问世。赵先生的《耶稣传》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耶稣传,也是迄今为止由中国人写的唯一的一部耶稣传。它最初是在1935年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,1965年香港重版;这次再版既为中国文化填补了空缺,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有益的读物。

《耶稣传》是赵先生的代表作,作者饱览群书,下笔龙蛇,融宗教、历史和文学于一体,因而通过这部半个世纪前写的《耶稣传》,读者也许能品尝到赵先生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的用心良苦。

西方有句谚语:聪明的人是通过一门学问认识世界的。我们翻印这部书的目的,是希冀在改革、开放、走向世界的潮流中为读者敞开一扇窗户,即使是一扇小小的窗户。

这次重印,我们对原书作了必要的校勘,文中原有的繁体字、异体字均改为目前通用的简体字,文字凡系误植者,也都作了一些更正,此外不作任何改动。本书在出版时,蒙赵紫宸先生的家属赵萝蕤教授、赵景心教授予以大力支持,且提出了有关材料。对此,谨表示衷心感谢。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

题赵紫宸先生耶稣传

满江红二阙

悯惜人寰怀博爱身辞帝阙三载久扶危济困手援饥溺
古墓已埋忠怎义骨郇城曾染羔羊血痛苍生利欲逞干
戈心应裂

贪杀念何时灭宏大愿犹如昔引金鼎立约泪珠双赤橄
榄山头人不见葡萄园里枝空折到如今死海也含悲涛
声咽

埋首连旬灵感至颼颼振笔传帝子降临尘宇三年陈迹
旧事凄凉悲草木新思潮起填胸臆写当时情景宛如斯
凭君说

探玄妙穷蒲笈披典策通佉颡俚推敲呕尽一腔心血梁
案不惭延寿赋孟杯犹进长生液喜今朝一卷付千秋明
明德

题 词

东风第一枝

谛听雄鸡东方渐白不图清梦如许醒来探取梅花笑采
蕊边冻而溶心涤性供坛上幽香千缕再开筒预写春风
独自爱兹遐举凭细绎遍搜事序随意象解阐情绪拼将
一片天声散入无穷世宇高山仰止计只有飞超尘土用
此篇大略传神当作素衷分与

导 言

本书的缘起, 史料, 体材, 与方法

请事斯言矣

——论语

一本书里, 导言当然是第一篇文字。但以著书的次第论, 导言乃是最后的一篇文字, 也是最难作的一篇文字, 尤其在著者必须讲出著书的理由、体裁、材料、方法来的时候。读者若然对于这种问题不感什么兴趣, 大可将这篇文字弃置不顾; 或者等读毕这本书之后, 若忽然感觉起意味来, 再翻翻这篇文字也没有什么不可。我的意思原是要读者对于这本书发生兴趣。假使读者看了导言, 觉得讨厌, 把书搁置了, 那岂不是一件罪辜? 不过神学者, 宣传师, 教会领袖等则宜先看这篇文字, 然后再读传; 读了以后, 再将这篇文字, 温习一遍, 免得批评的时候, 无所依据。

作《耶稣传》、《基督传》的人, 这二千年来, 已是车载斗量, 不可胜数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平, 比耶稣的还要多受人们的研究、解释与宣传; 也没有一个人的生平, 比耶稣的还要难

懂、难解释。从精深的学者到毫无了解的匹夫匹妇，从成见极深的神学家到自诩才能的文学家，选材苛刻的史学家，各种各类的人，都曾不能自己地去作《耶稣传》。其中大多数的人这样做是因为对于他人所作的《耶稣传》感觉到不满意；没有法子，才自己动起笔来。可是自己一作，若然这个人不是疯子，不是狂夫，就立刻会感觉到自己也不见得怎样的高明。时代不同，背境不同，信仰不同，经验不同，宗旨不同，便有吹万不同的《耶稣传》。

可是世界上既有如许的耶稣传，我为什么还要凑热闹，再来一本呢？其中有几个缘故。第一是我们中国人中，到如今还没有人自出心裁，用独到的眼光，脱西洋的窠臼，做过这件事，我不妨首先试试看，即使失败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第二是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人中，尤其是耶稣的中国弟子之中，很少有人认识耶稣的。圣经又难读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而所说的却尽是瞎缠、胡诌、与乱猜！翻译过来的书，如贝辟尼的《基督传》（注一）、海尔的《基督传》（注二）、莫裴德的《耶稣生平》（注三）等，又都是没有搔着痒处的西洋货。我自己不一定是一个例外。不过我既有这种感觉，我就应当试试手，老老实实地来一下，不用藏拙而不尽所当尽的本分。第三是我愿意对于中国的青年基督徒，做一点微小的贡献。近来，我曾经做过一篇文章，今日《中国青年还应该学耶稣么？》（注四）颇为几个青年朋友所欢迎。他们要了解耶稣，而读经问道，往往撞墙碰壁，牛头不对马嘴，得不到要领。在这种艰难的时局中，此种现象，实在可以使人痛哭。第四是我自己对于耶稣的崇拜。我希望这句话不把人们吓退了，以为我又是一个戴上颜色眼镜看耶稣的，把神学教义等等东西将耶稣蒙住，

向人家作道理的宣传。老实说，读书的人没有不戴眼镜的；我也不能免除这个人类不能免除的毛病。所希望的是本色玻璃磨得准确些，戴上眼镜子，不把耶稣看得太模糊了。我既崇拜耶稣，就应将他的一生，按我所认识的告诉人。这是我作《耶稣传》最重要的理由。

我说《耶稣传》是不容易作的。我又不是史学家，不会缜密精详地做一本纯乎历史的耶稣传，如何竟敢动起笔来呢？没有别的理由；只是因为我若变了史学家，我就会象蜈蚣一样，要想百脚之中哪一只脚先动好，弄得没有一只脚会动的了。因为我不是史学家，所以才大胆地作了《耶稣传》。我不幸而不为史学家，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所崇拜的耶稣；我又幸而不为史学家，致有我现在这一点对于耶稣的了解！可是我自有我外行的读历史的方法。我以为读历史须有两种心力，尤其是读神人、至人、圣人的生平。第一种是寻求事实的科学态度；第二种是寻求了解的想象与同情。两者往往不可得而兼；因为这两种的要求都极严切地叫人从他自己的限制里跳出来。求事实，应当只知道有事实，不当将自己的爱恶夹杂在里头。求了解，尤其是求对于圣贤英杰的了解，人又应当知晓一己的限制，跳出一己的限制，而进入圣贤英杰的时地与心灵，看他们所看的，想他们所想的，觉悟他们所觉悟的，然后方才能够解释他们是如此如彼的人物。第一是度理，第二是揆情：情理俱得，方能作传记。因此，作当代人的传记比作古代人的传记为容易；作本国人的传记比作外国人的传记为容易；作史料多的人的传记，比作史料少的人的传记为容易。因此，作《耶稣传》而不用大胆的肯定与大胆地想象，简直是一

件不可能的事。

我作《耶稣传》，用了三个有点杜撰性质的办法。第一是我自己的读史法；第二是纯乎想象的想象；第三是辛苦艰难中所自得的了解。分述于下。

一、史实。关于耶稣一生的史料，除去《新约四福音书》及散见于《使徒行传》及《书翰》的极少的关于耶稣与耶稣的言行之外，简直是没有很重要的东西。若瑟夫斯的《古代史》中只有一二处提到耶稣与施洗的约翰，而学者以为关于耶稣的话，乃是基督徒们后来加入的（注五）。罗马史学家戴锡得斯在《纪事》中提起提庇留在位时，“曾有一个称基督的某人被杀”（注六）。俄国作家末理柯斯基所著的《未识之耶稣》中提出他种经外的记载，类皆一语数字，实在无关紧要（注七）。且该书乃是从颜色极深的眼镜中看耶稣的，于我全无用处。在古代，《四福音书》外，尚有他种“福音书”；如今所存，不过是片鳞残甲，都为詹墨士收入《外传的新约》一书中（注八）。察其所载，虽或有实，亦不增加我们关于耶稣的了解。

至论《四福音书》，从前人都以其中所载，没有一字一句不是历史，所以专事调和，以为只要人心玲珑，能把所载的事件与言论，象七巧板、益智图，那样凑和起来，即可以成为一种《耶稣传》。现代的学者很少这样办的了。因为《四福音书》的著者都是以传宗教为目的，并不以著作《耶稣传》为宗旨。《马可福音》著作最早，约在纪元七十年，但据二世纪初叶的贝璧司所述，Papias 马可可为彼得译言，曾到罗马。因此，其《福音》所载，大都是彼得的见证，不过中间亦夹带些保罗的意见。马可也有另

外的史料。耶稣升天后十年间，已有耶稣的言论的收集，或以为是马太的手笔，今人称之为Q(注九)，或称之为“教训的史材”。使徒在日，教会并无著作《福音》书的必要，因为使徒执着有威权的确证。及至使徒死后，基督教流行的地域既广，传教的人又较为复杂，口传的事实即有变易错讹的危险，有心人不能不谨慎听取，笔之于书，乃有《四福音书》以及其他的《福音书》渐次的著作。马可著书夹杂极浓厚的末世论在内，竟以耶稣为将要乘云而来的人的儿子。他的兴趣，因此全在耶稣所作的奇迹，很少记载耶稣的训言。《路加》(著作期约在纪元八十五至几十年间)则取用《马可福音》全部及另种的史料。他是为异邦人作书的，故其观点，在使异邦人得了解。在这本《福音》书中，外邦人占了重要的位置。譬如良善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，耶稣责备雅各的约翰不该求天火降在撒马利亚人身上的话，东西南北的人全来参与天国筵席的教训，都在《路加》中记载。耶稣差使徒去传道的时候，本来叫他们不往外邦人的地方去，在《路加》中，这些话就取消了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《路加》又比较精细而有文。不过书中所有的次第，依然不确是历史的次第。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及受难复活的事迹，几乎占却全书的三分之二。其中所载，一大部分是他书所不载的譬喻与训言，似非全为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程中及在庇哩亚时所能有的言论。《马太福音》则是犹太人为犹太人著作的书，其中说明耶稣并不废除摩西的法律，乃是成全犹太教的，似乎含有保存犹太传统思想，反对保罗脱离法律的意味。《约翰福音》的著作最后，所述皆系作者的神学，所以少有历史的价值。中间所记的种种事迹，在人情入理之

处，当然有历史的根基；但要取用其材，非得刨去一层神学的笼罩不可。神学自有真理；但讲历史，总当除却纯乎主观的成分。《约翰福音》的作者，著此一书，是要读者信耶稣是上帝的化身，故所用的言词，皆指耶稣有超出世人的权能；例如以水变酒，使拉撒路复活等事，都不以事实为第一义，而以使人发生信仰为第一义。总而言之，《四福音书》的记者，似都未曾完全了然于耶稣的理想，故有人说，“耶稣超出其记者之上”。书的次第，又各有出入，使人不能断定事实的先后；有时则以所论的题目为结集事实的中心，《马太》，《路加》，都用此法；有时则彼此颠倒，表明出著者自己亦不知何种次第为确实。

《福音书》的难读懂都是为了上述种种的缘故。然则我又怎么办呢？我不是史学家；我又不是经学家；而作《耶稣传》，却必须要对于史学、经学有同样的、彻底的了解。我不幸而不为经学家，不能更深切地了解耶稣；我又幸而不为经学家，方才敢大胆决定，而竟著作《耶稣传》。我的办法是这样。第一是求教经学家，第二是自己下断案。在求教经学家方面，我也不尽信书；他们使我不尽信书。我于读过五六种名著之后，觉得经学家多少有些共同的意见，理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次第来，做我《耶稣传》的轮廓；其余种种都奉还了他们。我因为只要一个轮廓，才把从前所读的几种《耶稣传》《基督传》等等，都尽情地忘记，又才将自己的主张大胆地肯定，以为事实一定是如此如彼。当然，我也许犯了极不可恕的错讹；但在我自己想，如此办法，确有好几分把握。没有自信力，谁也不能作《耶稣传》的！恺史的《耶稣新传》(注十)给我不少的暗示，但我觉恺史是史学经学的专家，

只知钻研史实，不知深识耶稣，苛刻料峭，不足以仿效。史事的证据绝对不在于细碎的、分别的观察，而在于看出许多事实合于一处所暗示的整全。以分碎的办法论，则《圣经》中一字一句皆属可疑，即不能知耶稣果为此言否，果为彼言否，果作此事否，果作彼事否。以揆情的、直觉的，察看而论，则在万不周全的《四福音书》中，自可以看出一个崭然峙立的人格，以及他的新理想、新精神与新事业来。我本不配认识耶稣；但我因用理论看，也用全心看，所以有耶稣清楚地实现在我的面前。一方面我避开了《四福音》中，我以为是主观的成分，跟随《马可》的次第，以及学者所指示的各种大同小异的次第，规定自己所信的次第；另一方面，我依顺了剩下的、清楚的耶稣，我将自己的看法加进去，组成一个有线索，有系统的传记。

狄尼的《耶稣的事迹与其意义》一书，给了我许多的暗示（注十一）。他使我毅然决然地废除了耶稣信从《末世论》的观念。从此所发现耶稣的受难，即是因为他废除了《末世论》的缘故。这一点是我的《耶稣传》的一个重要关键。我明知有许多学者，到如今依旧主张耶稣是一个信从《末世论》的人，而且这样的主张，有极好的理由。第一是《福音书》都记载耶稣对于《末世论》的教训。第二是耶稣的主张虽与《末世论》相柄凿，他究竟不能完全超脱当代的思想，因为他是一个人，不能没有他的背景，犹之人的不能无凭依，星辰的不能不在星系中。耶稣又自称为“人的儿子”，岂不是劈头就带着《末世论》的意味？况且耶稣为人尽可以有他的新理想，与当代的《末世论》，同存于心中。这两种思想是冲突的，但是人往往同时信两种不协

和的事情。伟人尤其是如此。逻辑不是拘束伟人的东西。这些话都有至理，尤其是人生不必事事都有逻辑上的符合这一层。但是我却不以为然，耶稣信上帝是圣善纯爱的上帝，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人都是弟兄姊妹，决不能同时又信上帝要将愤怒倾倒在世界上，将一切有罪的人消灭了。耶稣自己的大觉悟与这种《末世论》，冲突的太显然、太厉害；据我看，这种冲突，不能不使耶稣了然于此，而放弃了《末世论》，施洗的约翰所持斧头放在树根上，快要砍下去的那种论调，使他心中为难，所以他是尊重约翰，受他的洗礼，却又不能不到旷野里去；自己作一番透澈的思想。他的新觉悟是上帝爱人，自己是上帝的儿子。他必然要问这种经验与《末世论》的思想，是不是根本不相容？因此他有旷野里的试探。他战胜试探，我以为他就是战胜了《末世论》；因为他战胜了《末世论》，所以他才有第三个与世妥协崇拜魔鬼的试探。但他又把这个胜过了，就从此与约翰分道扬镳。伟人固然是一个时代的结晶；不能不带着时代的色彩，但是伟人的所以伟大，更是因为他们同时能够超出时代，而创造新理想新生命。新理想新生命的发现，本来不是容易解释的事。耶稣是一个十足的犹太人。他的思想与生命是渐渐的发展的。他没有与以色列的历史断绝关系。这都不错。但耶稣所以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原故，就是因为他得了以色列文化的精髓，吐其糟粕，吸其英华，而后独创自己的理想。根子生在以色列民族的文化之内，果子结于超此文化的天空之中。后来他讲天国，总是放弃了末节，而宣传法律与先知的要义。而所谓法律先知的要义，即是爱上帝、爱人。最后，他决定舍命，并不是因为他相信《末世论》，将来自己会复

活升天，随后乘云而下来；乃是因为他觉到以色列民族最高的理想，是要为全国全世界，作受苦受难的神仆。他的理想是有根基的，并不曾凭空飞下。他舍弃末世论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比当代的思想，根基更加深。他的思想太高了；所以他的门徒们没有了解他。《福音书》的著者除了马可在幼小时也许见过耶稣之外，其余的都没有亲眼见过耶稣，所录的话，都已受过犹太信徒们所不能摆脱的《末世论》的渲染，当然会把耶稣蒙蔽在他所放弃的《末世论》中间。所幸在重重蒙蔽之下，我们还能够寻出一个崢嶸的耶稣来。可是这种蒙蔽，已经瞒过了许多学者，使他们在薄阴之中住了近乎二千年。马可随从彼得，宜乎可以超出《末世论》了。殊不知彼得虽是使徒的首领，却也不曾完全了解耶稣。他与其余的使徒们心里，固然得了新生命。但是新生命是一件事。完全彻底的新理想则另是一件事。使徒们的运动，是情与志的运动，以耶稣复活为中心，并没有以耶稣的大理想，将世界变成天国的那一端为中心。也许因为使徒们爱耶稣，希望他再来，由是而成了希望与《末世论》连结的信仰。这样，一个欢喜神怪的马可，当然就不免用《末世论》的眼光去看耶稣了。路加马太都是以马可为蓝本的，又有别种同类的传说，当然也就带着浓厚的《末世论》的色彩。他们能将《末世论》放在耶稣口中。《末世论》成了耶稣的教训，就成了绝大的权威，谁也不敢再把它推翻了。即是耶稣自称“人的儿子”一端，也许是后人传说的。即或不然，耶稣用此名词，也不一定遵从《但以理书》中的“我的儿子”的含义。因为耶稣用“上帝”两字，“上帝”两字，有了新意义；用“人的儿子”这个名字，岂不能也有新意义？岂不能代表“上帝

之子”的意思？名词是旧的，用之则人们易于听，意义是新的，舍之则人们难以懂，如此而已。

或者有人要问，耶稣若果然放弃《末世论》，他一定会有明显的教训，这种教训，既系重要，自然也一定会叫使徒们记得，并且传出来，为什么《福音书》里竟没有明白的指示呢？我的回答是《福音书》中原有明白的指示，在乎读《福音书》的人能否把它整理出来。著《福音书》的人，没有亲接耶稣，使徒们又不曾明白耶稣的指示，自己又是深染《末世论》的人，当然不会直指耶稣对于《末世论》的攻击。但记载之中，包含着明显的凭据，指出耶稣不是一个《末世论》者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以为有三个点金石，可以拿来作试验。第一是耶稣的上帝国论；第二是耶稣对于仇敌罗马政府的态度与言论；第三是耶稣的基督观。《末世论》讲上帝的国是未曾临到而将要猝然之间临到的。在临到的时候，世界要受审判，以色列要复兴，上帝的义愤要倾倒在一切有罪的人身上。耶稣所教训的，则与这些教训迥乎不同。复活，审判，与世界有末期，当然都是耶稣所信的；但是相信这些事，不即是一个《末世论》者；因为在耶稣复活与审判，可以随时而有。四个《福音书》都记载他自己使人复活，他自己赦免人，并赐给使徒们赦免人与不赦免人的审判的权柄。到了约翰福音著作的时期，这些思想更加明显了。在《约翰》里，耶稣自己就是复活的生命；人的信不信就是一个审判。保惠师圣灵就是审判官。我们不能说这些思想完全不是出于耶稣的教训。至于世界有末期，是古代极普遍的思想，不必信犹太人的《末世论》，然后乃能有世界末期的观念。且末期临到之时候，不一定有犹太人的

《末世论》所指示的那种现象。耶稣深信以色列民族对于世界有使命，使徒们，彼得约翰腓力保罗等都向外邦人宣传福音。察其用意，似乎一定是耶稣要使天下人都成上帝的子民；天下人若都成上帝的子民，那末即使世界到了末期，所有的现象，亦不能象《末世论》所指的现象一样。不过这些话都不是十分重要的。所重要的是耶稣正面的教训。(一)请说耶稣的天国论。耶稣论天国的话，《福音书》中有两种的记载，一种是不带《末世论》色彩的，一种是纯乎《末世论》的。《马太》十三章所载的天国之喻，与《马太》二十五章所载的迥乎不同。前者说天国如酵发面，如子成树，如人得珠得宝等等，都指出天国已经临在，人人可在当时就作天国的分子，又是逐渐发展而并不猝然临到。后者说天国如山羊绵羊的判别，义人得永生，恶人受永刑；又如十童女等候新郎，智者得享乐，愚者被弃绝，都指末世的情形。我则以为前者是耶稣的教训，后者是著者所渲染过的传闻。天国已临，且将发展，这是耶稣的新理想；与他的上帝观完全一致，而耶稣的教训则完全以他的上帝观为中心。这种天国观与耶稣对于仇敌的观念完全符合。(二)耶稣论仇敌则说要爱你的仇敌，打右脸则转左脸，夺内衣则送外衣，因为上帝无偏爱，人当学他而得他的纯全。这种论调，与《末世论》的看法完全不同。《末世论》说，“看哪，他与千万圣众一齐来，审判世界的众民，灭绝那一切不义的人们。”《路加》载《彼拉多》杀加利利人一节，说耶稣听了但说“你们若不悔改，也要同样地灭亡。”《彼拉多》是罗马的官吏，杀的是耶稣的国人，而耶稣却言行一致，绝无怨声。